

飞机在蓝天白云中平静地飞行。

机窗外，蓝天白云仿佛是静止的。永恒的静止。
永恒？

戚海涛微微笑了，怎么会想到这两个字？

这个世上，什么事是永恒的？当他第一眼看到如冰时，出现在他脑海中的不就是“永恒”这两个字吗？
可是，……



李富胜作品集

Lifu Sheng Zuopin Ji

李富胜 著



泰山出版社



李富胜作品集

Li Fu Sheng Zuo Pin Ji

李富胜 著



泰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富胜作品集 / 李富胜 著. — 济南: 泰山出版社, 2008.2

ISBN 978 - 7 - 80634 - 668 - 6

I. 李… II. 李… III. ①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9021 号

著 者 李富胜

责任编辑 于景明

装帧设计 路渊源

李富胜作品集

出 版 泰山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马鞍山路 58 号 邮编 250002

电 话 总编室(0531)82023466

发行部(0531)82025510 82020455

网 址 www.tschs.com

电子信箱 tschs@sohu.com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荣成三星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 240mm 16 开

印 张 35.75

字 数 5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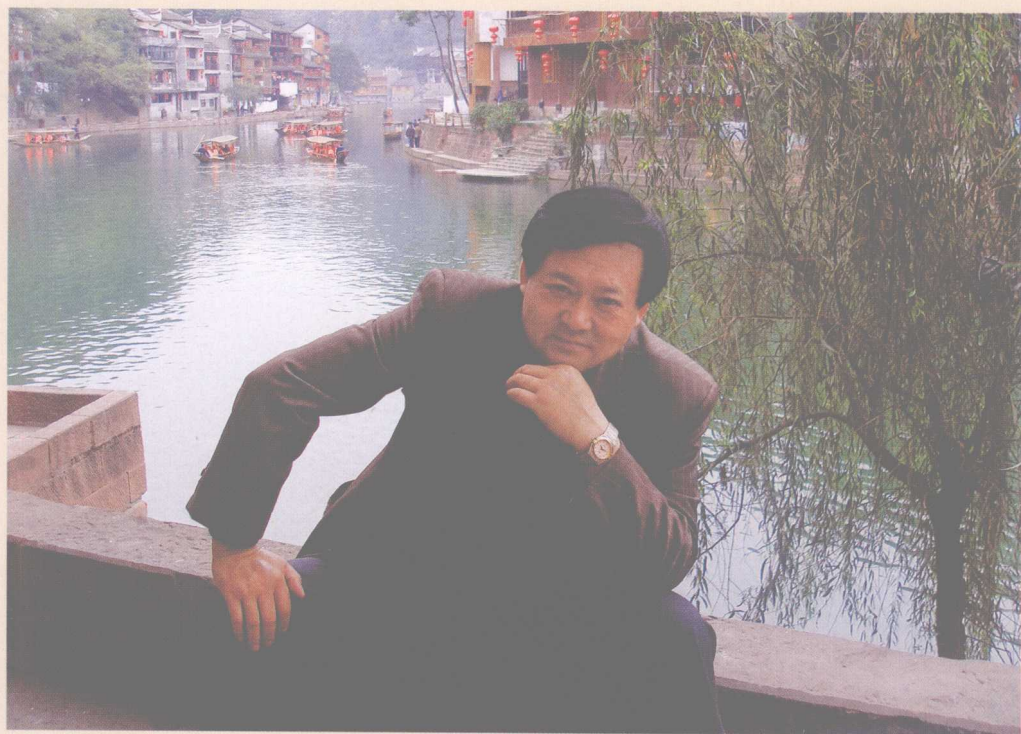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634 - 668 - 6

定 价 70.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自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泰山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长篇小说

天边有个威海卫 3

短篇小说

天边那片海湾 317

茶壶 398

新发现 401

夏日里 403

古槐梦 406

散 文

饥饿的记忆 411

- 送儿远行 413
为了孩子 416
蒲松龄故居小记 419
太湖情思 421
山不在高 423
话酒 426
悟 428
文登姚米 味甘而腴 429

纪实文学

- 耕耘蓝色的土地 433
成功者的足迹 445
飞旋的转鼓 454
赵卫东上任 462
崭新的开端 466
这就是隋桂元 471
胶东一绝——云龙绣 478
鲁绣之乡——文登 480
佳肴迎来八方客 482
冲击“第三世界” 484
云龙绣 493
潮头逐浪高
——威海市工业技术进步十年巡礼 497
威海工业走五洲 503
发展中的“中国夏威夷”——威海 511
崛起在黄海之滨 517

其 他

风雨兼程的人生轨迹

——读《大海情怀》有感 525

天道酬勤 528

凝重的音符

——写在《天边有个威海卫》出版之后 531

一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壮歌

——读长篇历史小说《英雄邓世昌》 533

人生非梦 岁月如歌

——咸蒿及其长篇《岁月如歌》简论 536

战争背景中的女性命运审视

——评长篇小说《风住尘香》 540

精神富有的追求 544

芬芳的乡土 547

浓浓乡情入文章 549

吴老,壮哉

——读《中国诸子百家语录》偶感 552

艺海萌动蓬勃新绿 555

短笛声脆

——《羊马箭短笛》序言 557

澄静淡泊,好人好戏 560

新的起点

——写在《威海群众文化》创刊之际 564



长篇小说

天边有个威海卫

1

飞机在蓝天白云中平静地飞行。

机窗外，蓝天白云仿佛是静止的。永恒的静止。

永恒？

戚海涛微微笑了，怎么会想到这两个字？

这个世上，什么事是永恒的？当他第一眼看到如冰时，出现在他脑海中的不就是“永恒”这两个字吗？可是，戚海涛的嘴角不自觉地扯动了一下，这份永恒的爱，只有短短的七年！

七年，带给他的是什么呢？

日复一日的小心翼翼，日复一日的无话可说！真的无话可说。谁也不想伤害对方，谁也不想去触及对方那颗敏感脆弱的自尊心。戚海涛痛苦地闭上了眼，窗外的一切，仿佛是对他的嘲笑，就像如冰不自觉

的嘲笑一样。如冰总是有意无意间流露出一份很自然的嘲笑来。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优雅地扑闪着,那份很自然的嘲笑就缀在两排长长黑黑的睫毛上——瞧,你永远做不了城里人!

是的,他永远不会成为城里人。大海的一切早已浸染在他每一根神经里,他是海的儿子啊。他永远都是属于海的。爱也好,恨也好,不管大海曾给予过他什么,从父亲和大海融为一体的那一天,他就告诉自己,他是海的儿子,他的一生属于海。

如冰,这是没有选择的!你知道吗?

如冰知道,她一直知道。知道又如何?如冰不会改变什么,正如他不会改变自己一样。

他们都太高傲了。

所以,他们的爱失败了——他们面对面,却无话可说!

所以,七年的爱,换回一份永恒。

威海涛不知道该对自己说些什么。还是什么都不说的好,他已习惯沉默。

他再一次把目光投向窗外。

天,蓝得那么纯粹,那么纤尘不染,像大海一样带着亘古的神秘,给人以无限的遐想。但这毕竟不是真正的大海。真正的海在他的心里,在他的那一片记忆中,在他即将到达的地方。

那片海……

不,不要想。威海涛费力地想甩掉脑海中那片可怕的记忆,但是,他做不到。他只觉得眼前叠现着一幕幕可怕的沉寂:

阴晦的天!

泛着墨黑的海浪!

焦灼不安的女人!

面现凄容的老人!

惊吓得不会跑跳的孩子!

哦,不,今天不要想,今天他要回家。

威海涛猛地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用双手紧紧地捧住了脸,用意念

无声地费力地控制自己的思绪,他要远离那片可怕的记忆。

但是,清晰可闻的海浪声,在他的脑海里,在他的每一根血管里,轻轻地咆哮着奔腾起来!

他逃不开那片可怕的记忆,正如他逃不开那片海一样。

冥冥中,老天是不是安排了一切?

不然,为什么父亲给他起了一个海涛的名字?

海涛,海涛,是平静的海涛还是海啸涛飞的海涛?他的这一生,注定像大海一样,平静中蕴着危机,危机下面藏着祥和,总是充满了挑战。

不是吗?回家的感觉很好,但有点心痛。他想起了那个和海一样沧桑的老人。这个老人是他的恩人。

养育之恩,恩同再造。如果没有这个老人,戚海涛也许早就化作一朵浪花,和他的父亲一样。

可是,这个像亲生父亲一样的老人却不认他了。

为什么?爱上如冰,是我一生的错,但我从没后悔。那是身不由己的疯狂啊。

也许,这一生,再也不会会有那种疯狂的爱了。

年轻只有一次,不是吗?曾经沧海的感觉,一生中一次就足够了。

爹,你不能谅解儿子的成长吗?

戚海涛从领口掏出一个小小的玉器,默默地端详着,脑海里再一次思潮滚滚……

那是初秋的一个早上——

仿佛是阴天,雾气沉沉,朦朦胧胧。四周的景象有些灰暗,有些模糊,但坟前跳动的火苗却映红了一老一少两张悲戚的脸。

老的是田大山,少的正是戚海涛。

他们并排着跪在坟前。坟前,供着两大碗酒,酒香浓郁。那是戚海涛罹难已久的生身父亲生前最爱喝的酒。

田大山端起一碗酒,激动地说:“老哥,告诉你个好消息,海涛考上大学了。他可真是个好孩子,没辜负咱俩对他的期望。我太高兴,太高兴了。老哥,当年我在这里说过的话,你还记得吗?我说要让涛儿做个

最有出息的人,我总算做到了,没打自己的嘴巴。老哥,来,咱俩干一杯!”

田大山把碗里的酒一饮而尽,海涛把另一碗酒缓缓地浇在地上。

“老哥,过几天,海涛就要走了。他还要回厂里跟他的师傅们道别,就不再来看你了。不过,你不用担心,学校里一放假,他就会回来的。他不在你身边的日子,我会来陪你。你不会寂寞的。”

田大山站起身来,欣慰地看着海涛把最后几张纸钱焚尽。

“孩子,起来吧。你也该上路了,别让乡亲们和你妈等急了。”

威海涛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泪水,站起身来。

“你去吧,我还想再呆会儿。”田大山说。

“爹……”威海涛不解地叫。

田大山果断地一挥手:“好好去吧,给爹拿个好成绩回来。我还有话要对你爹说。”

威海涛只好点点头,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去。

“等等,孩子,过来。”田大山叫住了正要走的威海涛。

“来,把这个带上。”田大山从脖子上摘下一个护身符,神情郑重地挂在威海涛的脖子上。“这是护身符,是咱们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亲人的心愿全在上面了。从我出海的那一天开始,它就没离开过我。现在,你要出远门了,你戴着它,无论走到哪里,它都会保佑你平安,还会时时刻刻让你记着家乡。”

“叔叔,这是什么?”

邻座孩子稚嫩的声音打断了威海涛的忆思。

威海涛把玉器从脖子上摘下来,递给小男孩。

“这是护身符。”

“护身符?什么是护身符?”

威海涛从小男孩手里拿过护身符,很郑重地告诉小男孩:“护身符就是亲人的祝福。”看小男孩还是一脸不解的样子,他又说道:“你的亲人把他们美好的祝愿寄托在这上面,你戴着它,不管走到哪里,它都会保佑你平安幸福,都会让你记得自己的家乡。出门在外的孩子,想家的

时候,看看它,心里就会好受些。你还可以把自己的心事告诉它,它总是你最好的知音。”

“真的?”

“叔叔从不骗人。”

“妈妈,”小男孩转向他的母亲,摇着母亲的胳膊,“我的护身符呢?为什么我没有护身符?”

母亲笑了,点着小男孩的鼻子,爱怜地笑道:“你呀,你一生下来,妈妈就把护身符贴在你的胸口上了。”

“没有,没有,妈妈哄人,我的胸口上没有护身符。”小男孩不依了,嘟起了小嘴儿。

“你一天天地长大,它也一天天地长呀。”

“长到哪里了?”

“长到你心里去了呀。”

“心里?”

“对,在你心里,爸爸妈妈,你所有的亲人,所有的祝福,都在你心里。孩子,你是最幸福的孩子,你知道吗?”

“妈妈!”小男孩撒娇地依偎着母亲的胸,母子两个笑做了一团。

此情此景,多么令人妒羡。

威海涛陡觉眼角有一丝潮湿,他知道那是什么。离家七载,他不知道那个爱他如生命的妈妈是怎样熬过来的。妈妈,总是最偏爱他的妈妈,现在却躺在了医院里,生死未卜!

这都是他的错!

哦,妈妈,原谅不孝的儿子吧。

妈妈,你会谅解儿子的,是吗?

妈妈!

他在心中轻轻地呼唤着,一时竟痴了般。

“叔叔,叔叔,你怎么哭了?”

小男孩一边喊着,一边用他的小手擦着威海涛脸颊上的泪滴。

威海涛这才猛然惊觉自己的失态,不由得抓住了男孩的小手,感激

地拍了拍。

小男孩很认真地问：“叔叔，你想妈妈了，是吗？”

戚海涛被小男孩一脸的认真劲儿逗笑了。

小男孩也跟着笑起来。

笑声吸引了一个人的目光，一个刚从洗手间出来，经过他们身边的女人的目光。

“戚海涛！”女人惊喜地叫。

“叶琳！”戚海涛也惊叫着从座位上站起来，“你，你不是在英国吗？”

“是啊，这次回来出差。你呢？”

“我妈病了。”戚海涛神色一暗。叶琳看出来了，她关切地问：“要紧吗？”

“我不太清楚。”戚海涛有些艰涩地说。

“会好起来的，你别吓自己。你妈最疼你的，说不定一看见你，就什么病也没了。孝顺是最好的良药。”

是吗？

叶琳的话，犹如一把锐利无比的剑刺穿了戚海涛的心，他是不孝儿啊！七年，整整七年哪，对一个献出了全部慈爱的妈妈来说，是多么残酷漫长的日子！戚海涛觉得自己简直是个罪人。

而叶琳又怎么会了解这一切呢？

所以，戚海涛只有苦笑一声，说：“也许吧。”

“这次回来做什么大生意？”戚海涛引开话题。

“威海华夏橡胶厂情况不好，正在寻求合资，我们老板想来看看。”说着，她用手一指，“喏，我的老板在那儿。”

戚海涛顺着叶琳的手指看过去，一位微胖的外国人正向他们招手致意，看样子叶琳和她的老板相处得不错。

“你老板人很和善，耳朵也蛮长的，不容易啊。”

“你话里有话，什么意思？”叶琳笑问。

“上大学前，我是个工人，这你是知道的。”

“你是说——”叶琳不敢相信，“你在华夏橡胶厂干过？”

“一点就通，叶琳，你总是最聪明的。是啊，我是从华夏橡胶厂的大门走出去的大学生。这次回来，我想去厂里看看。”

“你有什么想法？”叶琳试探地问。

“还不知道。老厂长在病床上给我写了封信，希望我能帮他们搞搞技术改造。”

叶琳点点头：“你是搞化工研究的，这个忙你能帮上。只是……”叶琳不肯说下去。

“只是什么？”

“如冰同意？”叶琳研究似的眼光看向戚海涛，她太了解如冰了。

她同意吗？那个美如水却又冷如冰的女人，那个让他痴迷让他疯狂又让他不知所措的女人，那个让他一想起来就心痛的女人，她会同意吗？

戚海涛只觉得内心一阵阵地抽搐。同意又如何？他们已劳燕分飞，大洋两岸，天各一方！他们已不是夫妻！

该怎样对叶琳说呢？叶琳是如冰最好的朋友，她什么都不知道吗？也许叶琳什么都明白。当初叶琳不是曾警告过他吗？

“如冰是诗意的，也是最实际的。她是个最典型的城市女孩，苍白，娇弱，精致，浪漫，成熟，独立。浪漫时像水般柔，可是，一个女人，一生能浪漫几回？你能把握住吗？更多的时候，她像冰，像风！你，抓得牢吗？”

不幸而言中！

叶琳，一个好聪明的女人。在一个聪明的女人面前，有说谎的必要吗？可是，戚海涛真的不想让叶琳知道他的失败。所以，他只有掩盖似的一笑，却是一丝太勉强的苦笑：“如冰去美国五年了，去年把孩子也接了去。”

叶琳是聪明的，心细如发。戚海涛嘴角的那一丝苦笑让她心动：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叶琳多想知道！但她什么也不能问，她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是个极高傲的男人。她只有淡淡地问：“那——你什么时候